

中美矛盾只是打開序幕

(文章刊載於 2018 年 6 月 21 日《明報》)

香港股票市場在本周出現大幅度調整，一般都歸咎於美國總統又提出對中國輸美出口貨品作懲罰關稅。愈來愈多人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出招感到疑惑和不解，到目前為止，在香港大多數的評論，仍然把問題分類為特朗普個人問題，認為他「癲」、「狂」、不可理喻、難以猜測。但如果翻閱過去年多的評論，相對看好中美關係發展的人士，其樂觀的看法，正是看中特朗普的背景和性格：特朗普是商人，精打細算、善於謀劃，只要「曉之以利」，那中美關係不會差到哪裏。

但經過近大半年特朗普的接連出招，這種「曉之以利」的邏輯已經愈來愈站不住腳。又或者美國從中國所追求的「利」，已經不是「雙贏」架構之內的利益分配，而是觸及中國深層次的核心利益。如果是涉及深層次的核心國家利益，那北京政府又可以如何退讓？一旦退讓，北京中央政府又要付出何等沉重而廣泛的政治代價？又能否向國民交代？

在 4 月底，哈佛大學教授 **Graham Allison** 訪問香港，並作出一系列的演講，解釋他的美中矛盾甚至可能引起嚴重衝突的觀點。**Graham Allison** 曾經擔任美國政府的助理國防部長，而且對由列根到奧巴馬歷任美國總統，都提供了全球戰略的分析。他的觀點和看法，自然不能以一般「書生之見」視之。**Graham Allison** 不算是親華派，在其他場合，也曾指出中國是美國的競爭對手。他所列舉一大堆中國已經榮登「世界霸主」的事例，究竟是心何所屬、意何所指，其實不難猜度。而當下美國朝野，幾乎是前所未有地對中國崛起展示出一致的關注。

「你好我好」vs.「你死我亡」

在出席了 **Graham Allison** 的介紹會之後，本欄曾經接連分析，其中最核心的問題，是我們如何定性目前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矛盾。如果只是表面上的貿易赤字之爭，那還是可以用適當的「曉之以利」去處理，如以往一樣，國家領導人率領龐大的貿易代表團出訪美國，下一批大訂單就把問題解決過去。但如果特朗普種種招數，都只是以遏制和弱化中國為出發點，那就是「你死我亡」的鬥爭，再不是「你好我好」的「雙贏」遊戲。

6 月 18 日彭博通訊社報道了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Kevin Hassett 的評論，Hassett 的意見是，當下美國的經濟力量強勁，足以承受對中國制裁所帶來的雙邊張力。如果從這種說法的文義上看，我們很難想像，美國是在尋求「雙贏」的基礎上來進行貿易談判。Hassett 言下之意，就是美國有本錢，輸得起，可以做些損人又損己的鬥爭。「特朗普是商人，一定會尋求雙贏互利」的講法，已經肯定是自欺欺人。世界上商人也有很多種，以本傷人、趕盡殺絕，然後獨霸市場，又是其中一類。

如果有留意西方主流媒體的報道，其實已經不難找到一些蛛絲馬迹。上月 21 日彭博通訊社以「特朗普嚴批中國對貧窮國家作數以十億貸款」為題，指中國以秘密的方式，向許多落後貧窮國家，貸款總數多達 3500 億美元。美國一邊伙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（IMF）等組織指摘這些貸款欠缺透明度，並且質疑這些貧窮國家的還款能力，要求世界銀行檢視對中國的貸款政策。

IMF 劃下紅線金融「戰爭」風險高

如果把這一大堆言論整合來看，不難發現，美國非常有可能會再次劍指人民幣。中國有外匯儲備 3.1 萬億美元，但如果把那些美國刻意翻出來的 3500 多億美元貸款扣除，那大概就是 2.7 萬多億美元。這「2.7 萬億」的數字看起來很龐大驚人，但在 2016 年人民幣出現大幅度下挫時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表態，以人民幣的發行情況而言，中國的外匯儲備最低應該維持在 2.2 萬億美元左右。

換言之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劃下紅線，那就是 2.2 萬億美元。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，比安全線尚高出 5000 多億美元。但如果美國在貿易問題上持續施壓，改善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措施，意味着中國的貿易盈餘將會縮窄。如果面對西方國家的惡意炒作和借題發揮，金融市場將會是受到攻擊的戰場。

美國直接對中國動武，個人認為 Graham Allison 預計的兩成半機率是嚴重偏高；但以其他形式出現的中美衝突，尤其是金融市場上的「戰爭」，發生的機率則遠超此數。

在 2018 年發表的美國國家防衛策略文件中，美國國防部開宗明義，美國軍事上的優勢正迅速退減，美國面對全球失序；國家之間的戰略競爭，已經取代恐怖主義成為美國安全的頭號威脅。而接下來在第三段落就點中國的名，認為中國以經濟力量去恐嚇周邊鄰國。那國家之間的戰略競爭所造成對美國的頭號威脅，究竟是指哪個國家，已經是昭然若揭。中美之間的矛盾，還只是在序幕階段。

（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）